



道德真經

集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小萬卷樓叢書

金 趙秉文 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
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
可道則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爲仁在
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
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爲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

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王弼以爲有欲以觀其徼苟爲有欲矣則將沈溺轉徙於口口物又何徼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曠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

道徳集解卷一
觀其微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
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
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
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
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從出也光曰忘

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
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
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
道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真空也常
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
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
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
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
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

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喪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孰爲美否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旣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

通德真經集解 卷一
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其貧賤無貧賤之憂居其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尙何從而去哉此

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爲有真無爲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爲無爲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爲無言喪偶絕待者也

不尙賢章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尙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

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尙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尙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

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尙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爲也政和曰辯者不敢騁其善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

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翫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眾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徧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

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弼曰存而不

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
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
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
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忘而
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
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
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
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
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
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旣事而
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
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
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恩生於害
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

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爲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疑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

心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而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

寂寞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

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爲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公以玄牝爲口鼻養生者尙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尙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尙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尙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

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
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
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
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
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
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
相離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
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
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
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

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
載於魄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
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
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
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善畏不自知也神
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
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

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
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
矣政和曰靜而不離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
兒居不知其所爲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
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
於動動則不可繫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
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能
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
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
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
妙理而默識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
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治
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旣以身任天下者其

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而徼福
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
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
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
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
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
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
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

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
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
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
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
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篇自爲士以至
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此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

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

此文不可解按顧疏引羅什等曰但聞嘈嘈在耳乃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又五色令人目盲句下注云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暗即色之空與盲何別雖不云羅什而語氣相偶決出一人趙解當亦隳括羅注并入一節然必有譌脫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著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

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被物之自外至者此性之疑於內者也陸曰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

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爲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

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福禍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

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

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曰物爲身患身爲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尙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爲身之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則天下不能爲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構然

□疑闕後

分二字

裂四出爲視爲聽爲搏日用而不知反

其本□□□而爲一則曰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

體之妙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爲一矣

其上不曠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曠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曠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不曠下與瓦礫同寂其

明不味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繩然運行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博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然若無言

其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清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

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墮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

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雱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
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
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
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光曰虛為有待致虛極
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
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者無
以明道政和曰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
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
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
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
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
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也
政和曰物之生有所乎萌中有所乎歸方其並作
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
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
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光曰道爲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

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
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
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
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
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
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尙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爲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爲常知性則容且公矣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

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

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為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

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
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
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
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
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
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
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
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
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無所從入二聖人者
皆不得已也至於此必畧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

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
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
智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
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
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
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
道爲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

習學耶光曰未絕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絕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習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

幾何哉若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爲吾亦爲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撓於物者其忘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

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爲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一是非絕學無憂荒兮其未央矣哉下言獨異於衆人可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閣

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功蓋天下而吾不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衆妄之不足辯也故其
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其所止
宿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
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
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光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甫之始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道而已故與物不迂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眾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葉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俱變故以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言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者言而不得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喙鳴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而不得洩於是

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
 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
 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
 不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
 之委眾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
 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
 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
 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
 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
 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
 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
 失雖失於其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真者
 同真偽者同偽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
 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
 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雋曰降乎希

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文意不相連屬試爲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爲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自是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充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莫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周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絕待曰獨立真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

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光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強名爲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

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近極絕待曰遠
卽近而彌遠卽遠而彌近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
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
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
一曰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
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光曰三才法道末不離
本自然卽道也遣道之強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

曰或問中條隱士袁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
道則非道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
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
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爲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光曰乘以尻輪御以神馬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光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卽夢說夢卽言忘言復何瑕謫善計不用籌算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光曰卽塵了地卽滴竟海卽道窮物以一知萬何假籌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

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悟如迷方為要妙

知其雄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得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
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
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
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
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
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
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雌守其雌知性者也
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
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
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

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
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
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
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
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旣歸於樸復散樸以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
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
有所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爲

通鑑真經集解 卷二
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
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
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
耳若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
妄爲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器

小物寡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
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
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
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
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
違之其禍不覆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
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而天

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

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者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取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
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
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
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

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
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
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
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
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
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樸散為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

萬物賓其所宗趙曰諸說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猶如川之歸海江河與焉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為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為川谷為江海為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樸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明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光

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求不可以對待

大取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萬物而

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羣眾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王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歛於張知弱於強知興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

道徳真經集解 卷二
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
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

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歛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爲若有造物推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尙存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終



程